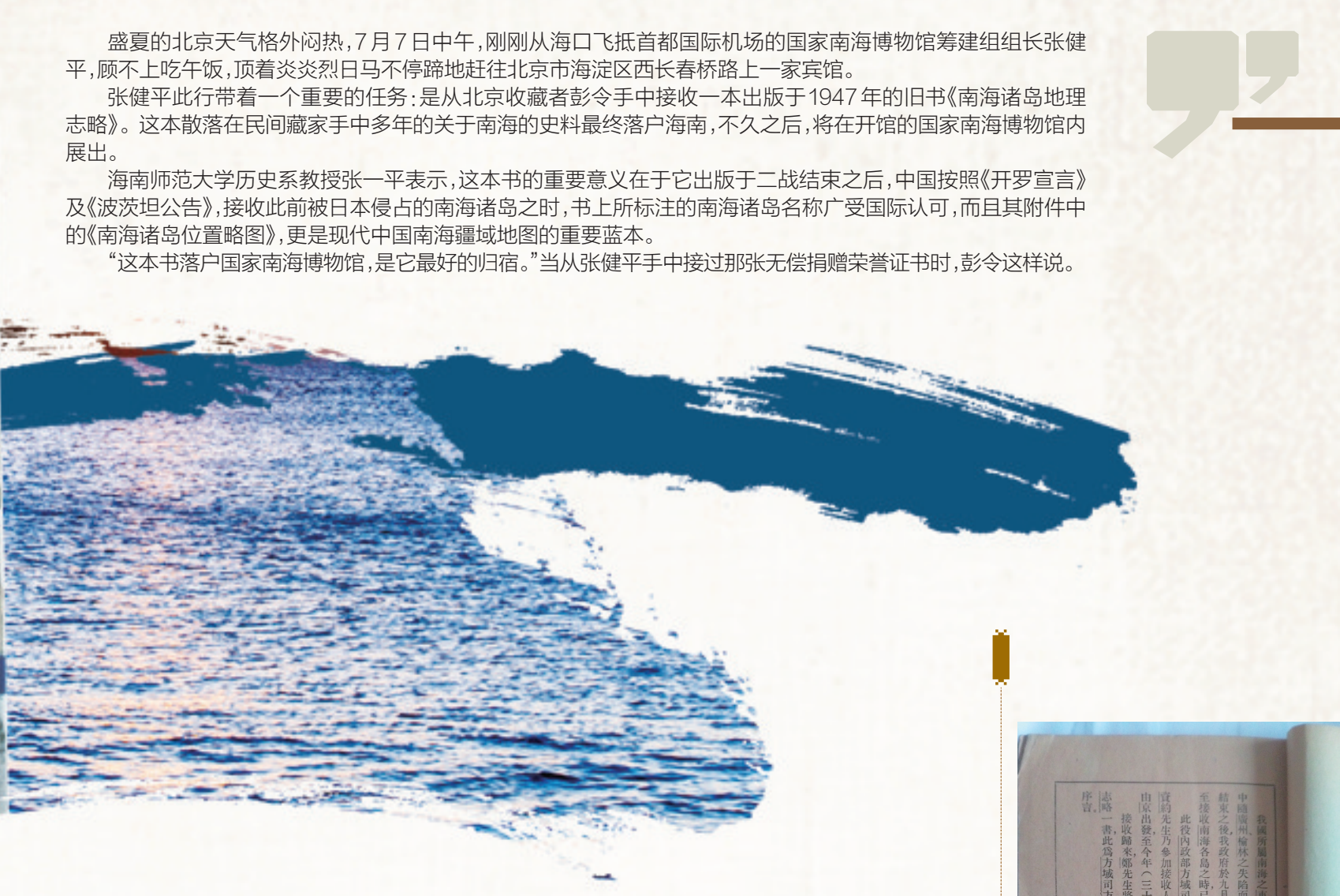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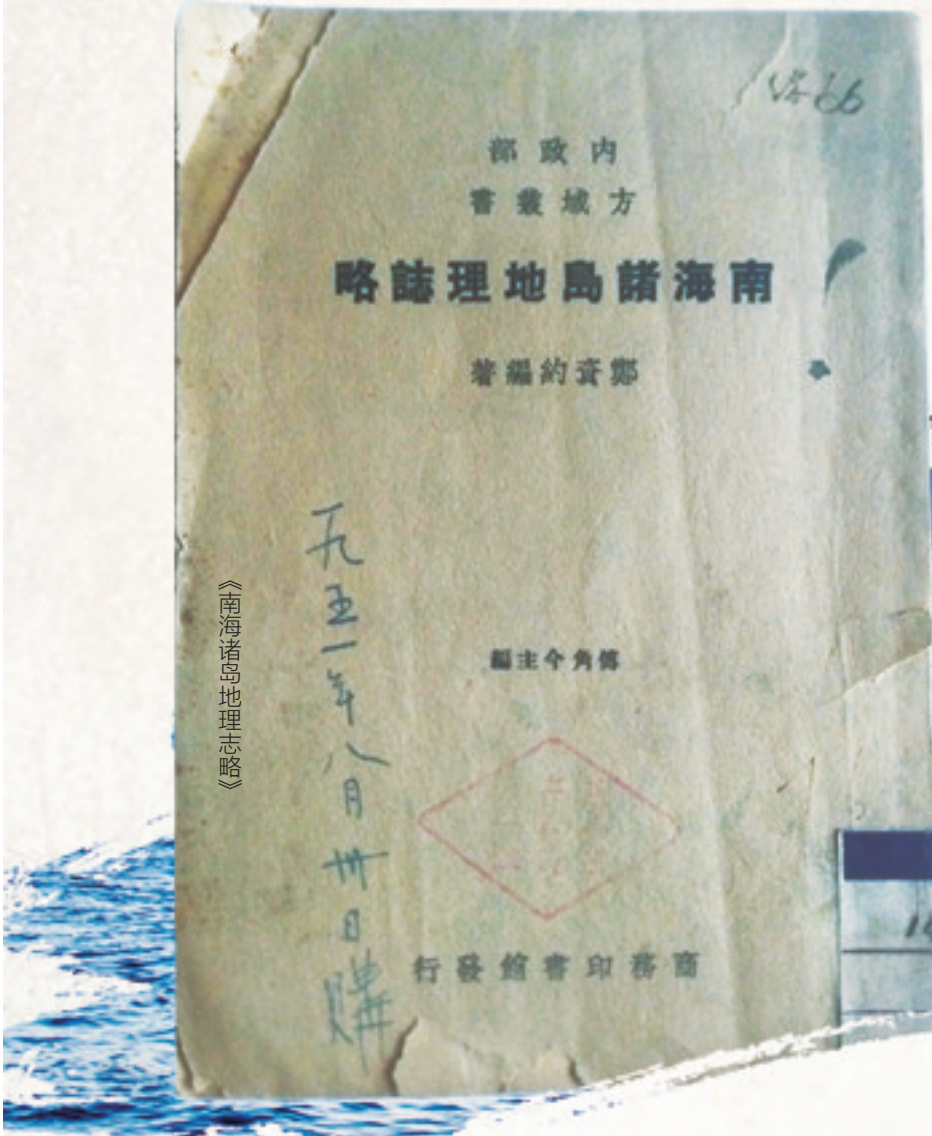


一本罕见的地理志书，一段曲折的收藏故事，一份如山的主权铁证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入琼记

■ 本报记者 李磊



盛夏的北京天气格外闷热，7月7日中午，刚刚从海口飞抵首都国际机场的国家南海博物馆筹建组组长张健平，顾不上吃午饭，顶着炎炎烈日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市海淀区西长春桥路上一家宾馆。

张健平此行带着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从北京收藏者彭令手中接收一本出版于1947年的旧书《南海诸岛地理志略》。这本散落在民间藏家手中多年的关于南海的史料最终落户海南，不久之后，将在开馆的国家南海博物馆内展出。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一平表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出版于二战结束之后，中国按照《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接收此前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之时，书上所标注的南海诸岛名称广受国际认可，而且其附件中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更是现代中国南海疆域地图的重要蓝本。

“这本书落户国家南海博物馆，是它最好的归宿。”当从张健平手中接过那张无偿捐赠荣誉证书时，彭令这样说。

天价利诱 神秘电话许以重金搜集南海文献

搜集关于南海的史料。

电话那头，对方开出了一个让不少人心动的“天价”，假如此后能够继续提供关于南海的文献，对方提供的金钱能让彭令“够花几辈子”，并且货币单位是美元。但在电话里，对方始终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告诉彭令：“不要问我是谁，你只是一个二手书商，你卖书，我出钱，别的不要问太多。”

面对“天价”诱惑，彭令断然拒绝了神秘人的要求。挂断电话，彭令更加坚定了将书捐献给国家收藏

机构的想法：如果对方是国外机构，这本存世量极为罕见的南海史料流落到国外，后果将不堪设想。彭令说：“如果要我出卖国家利益，就是给我再多美元，我都不会卖！”

彭令拒绝购书人的高价诱惑，已经不是第一次。2008年，他收藏的一本清代抄本《记事珠》的消息一经流出，不断有不明身份的人表示愿意出高价收购，彭令都一一拒绝。这本《记事珠》是清朝学者钱泳所抄录的嘉庆年间有关人员出使琉球的文字。文

字中清楚地记录了出使琉球清代官员于嘉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辰时见到钓鱼岛的记载。此段文字的记载，是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铁证。

时隔八年，彭令再次拒绝了这些不明身份人的天价利诱。

“虽然我对这本书背后的历史价值只是略知一二，但我能感觉到，它是牵涉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文献资料，所以一般人给多少钱都不卖！它是属于国家的！”彭令坚定地說道。

情牵海南 国家南海博物馆是最好的归宿

让张健平没想到的是，电话那头，当彭令听说国家南海博物馆是国际一流的大型现代化国家级综合性博物馆，是一座以收藏、保护、研究南海相关物证，多角度、多层次展示宣传南海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丰富自然资源的公益性文化机构时，只是要求张健平给他发一份证明公函。

当这份公函发往北京后，彭令很干脆地答应将书无偿捐赠给国家南海博物馆，并表示“随时可以交付”。

第二天早上八点，张健平登上从海口美兰机场飞往北京的最早一架航班，此行的目的便是迎接那本关于南海岛礁的地理志书。

捐赠仪式上，张健平从彭令手中接过那本书，并向他颁发了捐赠荣誉证书，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这本书，在我们藏家手中，就是一本旧书而已。如果放在国家南海博物馆，将是它最好的归宿，写南海的书，就应该放在那里！”接过荣誉证书后，彭令激动地说。

在现场参加捐赠仪式的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杨晋英说，收藏界有一个规律，就是本地的藏家会收藏本地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多。但从海南民间纸制品收藏来看，海南因为气候湿热，民间藏家因条件简陋，手中纸制品不易保存，

珍贵史料 记录抗战后接收被日侵占的南海诸岛过程

及《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国民政府派遣内政部及广东省接收专员，随同四艘军舰，前往接收被日军侵占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此时，身为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的郑资约，赴内政部任职。

1946年12月，郑资约被委任为内政部接收南沙群岛专员，随同接收舰队开赴南沙群岛，进行了南海诸岛的实地测量工作。

张一平介绍，郑资约回到内陆后，立刻与内政部方域司同事整理此次接收任务中搜集的资料，绘制中国南海地图。郑资约将接收过程中所见所闻并参考有关书刊，编撰了《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一书。他将内政部方域司绘制成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和制成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一并收入此书中。

在这本《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的第一页，便是本书的主编傅角今为此书写下的序言：“我国所属南海之

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广州、榆林之失陷而沦于敌手。民国三十四年8月10日战事胜利结束之后，我政府于9月9日起开始接受日军投降，逐渐恢复故土。此役内政部方域司曾派员参加，主办建碑、测绘及调查诸事宜。郑资约先生乃参加接收人员之一。全体人员于三十五年10月2日会同由京出发，至今年（注：1947年）2月4日任务完毕。接收归来，郑先生将所见所闻并参考有关书刊，撰成《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一书，此为方域司《方域丛书》之一种……”

张一平说，傅角今是当时的内政部方域司司长，他在序言中详细地叙述了，这次郑资约与海军一起接收，并参与测量南海诸岛的过程。

张一平介绍，早在1935年4月，内政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第一次将南海诸岛明确地分成：（1）东沙群

岛；（2）西沙群岛；（3）南沙群岛（即今中沙群岛）；（4）团沙群岛（即今南沙群岛）。

但在《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郑资约不仅写下了他在接收二战时期被日军侵占的南海岛礁过程中的见闻，还根据南海诸岛所处地理位置，将原“团沙群岛”改名为“南沙群岛”、原“南沙群岛”改名“中沙群岛”。并在《南海诸岛位置略图》中四周标定了一条由11根断续线组成的U形线，恢复和明确了我国版图轮廓。更重要的是，该书附有内政部首次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其中的“民主礁”即今“黄岩岛”。

张一平说，中国二战后收回南海诸岛是国际认可的，因此地图上标有11段线的断续线地图广被国际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地图继承了这条线，只是将11段改为9段。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书海遗珍 故纸堆里“淘”来 南海研究重要书籍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的捐赠者彭令是一名二手书商，他的身份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主任，这本不起眼的旧书，是他2015年花了高价从江苏一位二手书商手中购得。

2014年，彭令在江苏一座城市的二手书店“淘书”时，在众多晚清、民国时代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当时，这本书封面上的“南海岛礁”字样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停下来翻了又翻，这本书品相相当完整，封面上还写有“一九五一年八月卅日购”的字样。

这本出版于1947年的民国出版物，在店内众多古籍善本中显得格格不入，由于出版时间距今时间不长，而且是方志类书籍，在普遍讲究“越旧越值钱”的收藏界，被认为没有太大的价值。

现代留存下来关于南海的文献资料并不多，书店老板发现这个“又黑又矮”的淘书者操着外地口音，对这本书情有独钟，便开出了一个高出其他同时期书籍十多倍的价格，这让当时的彭令没有下定决心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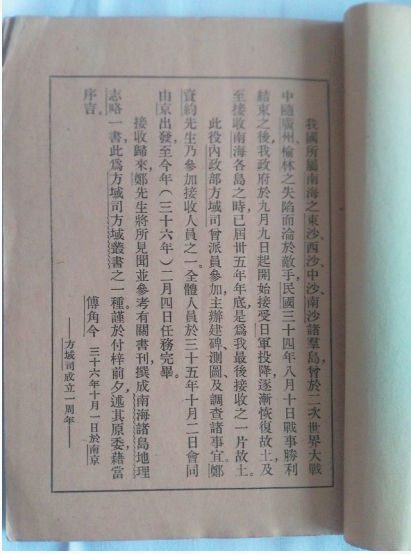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与古籍文献资料打了多年交道的二手书商，多年的职业习惯让彭令敏锐地感觉到这本书不简单，不仅因为它属于罕见的南海文献资料，还有书中附件中的那张《南海诸岛位置略图》是他首次见到。

一年后，彭令再次来到这家旧书店，发现这本书还躺在故纸堆中无人问津，便下定决心将其买下。可对方见来了“回头客”，坚持一分不让，最终彭令痛心以高于心理承受价十多倍的价钱买下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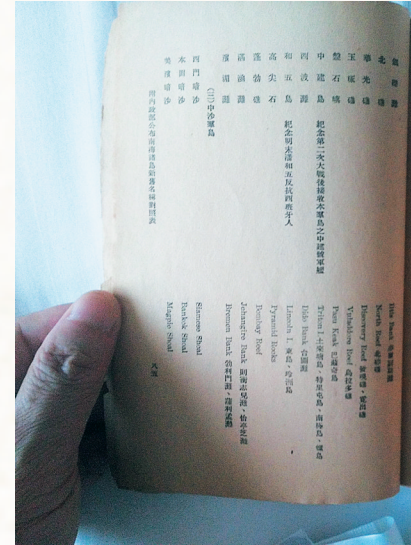
2016年，当南海问题渐渐成为热点，也让彭令突然想到手中的这本《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有一幅民国时期的南海地图。于是，他将这本书从大量旧书中找出，从书的作者开始研究，在网络上一点点地查询资料，发现这本书的意义可能不同寻常，甚至可能与如今的南海问题息息相关。

具有多年收藏经验的彭令，随后查询了国家图书馆，并无此书。国家测绘档案资料馆内仅存扫描数据，并无原件。

此时，一个想法在彭令脑海中诞生——将这本书捐献给国家收藏机构。“这本旧书在我们藏家手中，就是一本普普通通的藏品而已。但是如果交给国家收藏机构，这本书背后的意义将会被挖掘出来。”7月初，彭令联系到了北京的记者，将自己捐书的意愿通过媒体发布出去，希望国家收藏机构接受捐赠。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序言



《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磊 翻拍

扫码看 **动** 深读
(见报当日8时更新)



视频拍摄、剪辑：李磊

采访视频截图



海南日报客户端

南海网专题

精彩视频
精美图片